

前夜

一八五三年夏天，一個酷熱的日子，在離孔特索伏不遠的莫斯科河畔，一株高菩提樹底蔭下，有兩位青年，在草上躺着。其中一位，看來約莫二十三歲，身材高長，面色微黑，鼻子尖而有點兒鉤，高額闊嘴，脣上浮着勉強的微笑，正仰身躺着，以半睜半閉的灰色小眼睛，沈思地凝視着遠處；另一位，則俯着身體，他髮髮秀美的腦袋托在他底兩隻手上，也在向着遠處凝視着。他比他底同伴其實年長三歲，可是，看起來卻年青很多：他底鬍鬚不過剛剛茁出，額下僅有些許蜷曲的軟毛。在那鮮潤的圓圓的小臉上，在那溫柔的褐色眼睛裏，那美麗地突出的脣邊，小而白的手上，全有着孩子似的愛嬌和動人的優美。在他身上，所有一切，全都煥發着健康的呼吸，青春底幸福和愉快——不關心，自信，自溺，和青春底魅力。他轉動着眼睛，微笑着，又把腦袋微微偏斜，好像小孩子們知道了別人愛看自己，而故意撒着嬌似的。他穿

着一件白色的上衣，好像一件罩袍；一條藍色的手巾，繞着他底纖細的頸項，一頂碰壞的草帽子扔在他身旁的青草上。

和他比較起來，他底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，看着他那古板的身材，誰也不會料到他也正是幸福的，也正在享樂着自己。他笨拙地輪着；大的腦袋，上闔下削，拙笨地安置在他那長的頸子上；就是他底手，他底緊裹在黑色短上衣裏的身體，他底翹起的膝蓋，和蚱蜢底後腿似的長腿，所有這些，在牠們底每一動作裏，也無不表現着拙笨。然而，雖則如此，卻決然不能不把他認為一個極有教養的人；在他底全身，雖然顯着笨拙，卻有着優良教養底迹印，而他底臉面，說到美，果然是不甚美的，甚且有點兒令人可笑，可是卻表現着善良的天性和深思的習慣。他底名字叫作安得萊·彼得羅維奇，伯爾森涅夫；他底同伴，那位秀髮的青年人，則名叫巴弗爾·雅可夫里奇·蘇賓。

『你幹嗎不俯着呢，像我這樣？』蘇賓開始了。『這樣可好多啦，尤其當你把腳這麼翹起來，把腳根並攏的時候——像這樣。青草就正在你底鼻子底下；你老瞪着那風景，瞪得無聊的時候，也可以看着肥大的甲蟲在草上不慌不忙地爬着，或者一匹螞蟻那麼忙忙碌碌地奔波。真的，這樣可好多啦。可是您卻裝出那麼個擬古的姿態，簡直就像舞劇裏的舞

女，一個勁兒地靠着紙糊的嚴壁似的。您得知道，您現在是完全靜自由休息底權利啦。第三名畢業可不是玩兒的！請休息罷，老兄；不用那麼緊張，請舒展舒展您那疲倦的肢體！」

蘇賓用着一種半慵懶，半玩笑的聲音，從鼻孔裏哼出了他底整個的演說來（姑息慣了的孩子們，對於給他們帶了糖果來的家族底朋友，就是像這樣說話的），而不同回答，就又繼續說道：

「螞蟻諸君，甲蟲諸君，以及別種可尊敬的昆蟲先生們，牠們挺教我驚奇的，就是牠們那一分驚人的嚴肅氣，牠們那麼儼乎其然地跑來跑去，好像牠們底生命也有什麼了不起的似的！怎麼着，我底上帝！人爲萬物之靈，至高的存在呀，可是，您儘管給牠們瞪眼罷，牠們可睬也不睬您，哪哪，一匹蠅子甚至可以跑到萬物之靈底鼻尖兒上來，居然把萬物之靈當作麵包來享用啦。這真是絕大的侮辱。可是，話說回來，牠們底生命有那一點不如我們底呢？我們既然可以儼乎其然，牠們又怎麼不可以儼乎其然呢？喏，這兒，哲學家，請給我解決這個謎：您怎麼默然不語呀呢？」

「什麼？」伯爾森涅夫怔了一怔，說了。

「什麼？」蘇賓重複道。「您底朋友把他底最深奧的思想，披瀝於你底面前，可是您卻

充耳不聞啦。」

「我在欣賞這風景呢。你瞧，在那邊，陽光底下的田野，該是多麼熱，多麼光輝！」（伯爾森涅夫底說話是有點兒孩子似的，呀呀不清的。）

「那不過是些明艷的色彩罷了，」蘇賓回答着。「一句話，不過是自然底把戲！」
伯爾森涅夫搖搖頭。

「對於這些，你應該比我還要感動些的。那是你底本行：你是藝術家呢，可不是？」

「對不起，老兄，那可不是我底本行，」蘇賓反駁着，把帽子推到腦後去。「我祇是個屠戶，老兄，肉纔是我底本行——我這一行祇管肉：我望着肉，肩，手臂，大腿，可是在這兒，卻沒有形態，沒有完成，天地一籠統……您在這兒能捉得到什麼呀？」

「嗯，在這兒，也有美哩，」伯爾森涅夫述說着。「啊，說起來，你那個浮雕完成了麼？」

「哪一個？」

「孩子與山羊。」

「滾牠的！滾牠的！滾牠的罷！」蘇賓叫着，拖着長腔，「我看一看實物，看一看古董，看一看前人底名作，就不由得把我那可憐的一塊廢料摔得粉碎啦。您給我指出自然，還說道：

「在這兒，也有美；」當然啊，在無論什麼裏面，全有美，就是在您那尊鼻裏，「也有美；」可是，您總不能把種種的美都追求到吧？古人，他們就不追求美，可是美卻不知從哪兒——也許是從天上——自然掉到他們底作品裏來啦。全世界都是屬於他們的，我們可就不能這樣博大，我們底手根本就太短。我們祇是在一個小池裏釣魚，一心以為有什麼大來頭。如果碰上那麼一個上鉤呢，那可是托天之福！如果碰不上……」

蘇賓於是把舌頭一伸。

「得啦，得啦，」伯爾森涅夫回答着，那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。如果你對於美沒有共鳴，隨時隨地遇見美卻並不愛她，那麼，就是在你底藝術裏，美也不會來拜望你的。如果美的風景，美的音樂，全不能感動你底靈魂——我是說，如果你沒有共鳴……」

「啊哈，您帶住罷，我底共鳴家！」蘇賓忽然叫了，對於自己底新造字，不禁得意地大笑起來；可是，伯爾森涅夫卻又變得沈思了。

「不呢，我底老兄，」蘇賓繼續說着，「您是聰明人，哲學家，莫斯科大學第三名畢業生，跟您辯論哪兒還有別人底分兒？尤其像不才我，這麼個中途退學的不學之輩；可是，我告你罷：除了我底藝術以外，我所愛的美祇是在女人身上……少女身上的美，並且，就是這，也這

是近來的事……」

他翻過身來，合抱着兩手，枕在頭下。

幾分鐘沈默地過去了。酷熱的午晝底靜寂，重壓着燃燒的，沈倦的大地。

『說到女人，』蘇賓又開始了，『爲什麼就沒有個女人看上斯塔霍夫呢？你在莫斯科看見他麼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老傢伙簡直弄昏了頭啦。他整天坐在他那奧古斯丁娜·克利斯洵諾夫娜家裏，無聊得要死，可是還是坐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笨透啦……那樣子簡直教人作嘔。人真是奇怪的動物。你想想罷，上帝賜給了這人怎樣的一個家庭！可是，他還不滿足，還非弄個奧古斯丁娜·克利斯洵諾夫娜不可！我真沒有見過比她那臉子還要討厭的東西了，活像一隻鴨子臉！前天，我給她塑了一個雕像，但丁式的。倒還不錯待一會兒我給你瞧瞧罷。』

『愛倫娜·尼古拉伊夫娜底胸像呢？』伯爾森涅夫問道，『還在進行麼？』

『沒有，我底老兄，沒有進行啦。就是那臉龐兒，也夠教我沒有一點辦法。你一眼望過去，那些線條全是那麼純潔，嚴肅，端正；想着，弄像總不難吧。可是，簡直不是那麼回事……沒有

辦法，就像神話裏的珠寶，可望不可及。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樣來諦聽的？一絲神色也不動，可是那雙眼睛底表情卻不斷變化着，而整個面顏，也就隨着變化了。一個雕刻家，尤其像我這麼一個低能的雕刻家，對於那樣的臉，可怎麼辦呢？她真是個神奇的動物……不可思議，」沈默一會兒以後，他又加說着。

「是的，她真是個不可思議的姑娘，」伯爾森涅夫同樣說。

「她也竟是尼古拉·阿采米維奇·斯塔霍夫底女兒呢，要說血統，要說種族，這從哪兒說起？有趣的是，她也的確是他底女兒，她像他，也像她媽媽，安娜·華西列夫娜。老實說，我從心坎兒裏尊重安娜·華西列夫娜，她是我底大恩人；可是無論怎樣，她不比一隻母雞強。愛倫娜是從哪兒得來那麼美麗的靈魂的呢？是哪一個點燃了她那心靈的火把的呢？哪，哲學家，這兒又給了你一個問題！」

可是「哲學家」卻和先前一樣，仍然一言不答。一般說來，伯爾森涅夫是決不會因為多言而得罪的，就是當他說話的時候，他也說得非常拙訥，猶豫，而且加上不必要的手勢，尤其在此刻，他更感覺到一種奇特的平靜落到了他底靈魂上來，這種平靜，有如倦怠，也像憂愁。在城市裏，他經過了長久的艱苦的工作，每日用功好幾個小時，是新近，這纔搬到鄉間來。

的。舒閒，空氣底溫柔 and 清潔，一種達到了目的的自感，友人底奇想的，無拘束的放談，一個突然浮現的可愛的面影，所有這些印象，不同而又好像相同，在他底心裏溶成一個模糊的情感，使他安慰，又使他興奮，而終於，使他感覺着疲倦……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神經質的青年人。

菩提樹下，清涼而且寂靜；蠅和蜂在蔭下飛鳴着，聲音似乎分外地溫柔。油綠色的青草，鮮潔可愛，不雜一點黃色，一望平鋪着，全無波動，修長的草莖兀立着，也不動顫，好像已經入了迷；菩提樹底矮枝上面，懸着無數黃花底小束，也靜止着，好像已經死去。每一呼吸，芳香就沁入了肺腑，而肺腑也欣然把香味吸入着。遠遠的地方，在河流那邊，地平線上，一切都在閃爍，輝煌；不時，有微風掠過，吹皺了田野，而且加強着光明，一抹光輝的薄霧籠罩着整個的田野。沒有鳥聲可以聽見，在酷熱的正午，她們是向不歌唱的；可是，紡線娘底唧唧鳴聲卻遍於四野，那種熱烈的生之鳴奏，使得安閒地坐在濃蔭之下的人們感覺了十分的愉快；牠使人們昏沈欲睡，同時，又勾引着深幻的夢想。

『你可注意到，』伯爾森涅夫開始了來，用手勢輔助着他底言語，『自然在我們心裏所喚起的，是多麼奇妙的感情啊！在自然裏，一切都是那麼完全，那麼明快，我底意思是說，一

一切都是那麼滿足着自己；我們明白這一點，也讚美牠，可是，同時，至少在我，牠卻往往引起不安，惶惑，甚至憂愁。這是什麼意思？是不是在自然面前，和自然面對面的時候，我們就更明白地感覺了自己底不完全，自己底不明快呢？或者是，我們還缺少着自然所有的那種滿足？也許是，我們所需要着的，就正是自然所沒有的麼？

「噫，」蘇賓回答說，「我告訴你罷，安得萊·彼得羅維奇，我告訴你那是怎麼回事。你說着的，是一個孤獨人底感覺，這種人並不是生活着，卻祇是觀望着，暈眩着在神遊裏的。觀望着有什麼意思呢？生活罷，生活起來，自然就成啦！任你怎樣叩着自然底門，牠總不會用清楚的言語回答你的，因為自然是個啞子。好像豎琴底絃，牠會發出一個音響或者一聲呻吟，可是，別想牠會給您唱歌。惟有一點活着的心——特別是女人底心——喏，這纔會給你真的解答。所以，親愛的朋友，我勸你還是給自己找個心坎兒上的人兒吧，那麼，什麼苦惱，什麼憂愁，馬上都會煙消雲散啦。我們「需要」什麼？就「需要」這個。你知道，所有這種惶惑，這種憂鬱，都不過是一種飢渴。給你底肚皮裝進合適的食物，所有一切一切，自然都不成問題啦。我底老兄，生活，得其所哉，就成啦。再說，自然？自然是個什麼？自然有什麼用？聽我說：「愛情」……「啞，多緊張，多熱烈的字眼兒！自然」……這可多麼冷酷，多麼學院氣呢！那麼，來罷！」

（蘇賓開始唱起來了）『「萬歲呀，瑪麗亞·彼得羅夫娜，」哦，不，』他加說着，『不是瑪麗亞·彼得羅夫娜，可是，什麼全是一樣！*Vous me comprenez*（你會了解我的。）』

伯爾森涅夫抬起身來，把緊握着的手支着下頰。

『爲什麼這麼嘲笑呢？』他說着，並不望着他底同伴，『爲什麼這麼揶揄呢？是的，你說得對：愛情是個偉大的字眼，是種崇高的感情……可是，你說的是哪種愛情呢？

蘇賓也坐起來了。『哪一種？您高興哪種就是哪種罷，祇要有。我老實跟你說罷，我就根本不相信愛情還有幾種幾樣。如果你愛……』

『就得三心二意地愛，』伯爾森涅夫插口說。

『着啊，那是無須說的了：心，可不比蘋果，心是分割不開的。如果你愛，你就對啦。我可也沒有嘲笑底意思。就說現在，我底心可真有一分柔情，簡直柔得要化啦……我祇想給你解釋，爲什麼自然對於我們有着像你所說的那麼大的力量？就是因爲牠在我們心裏勾起愛底慾望，卻又不能滿足牠。自然，牠是在把我們輕輕地向着活人底懷抱裏推，可是，我們卻不了解牠，祇是呆頭呆腦地向着自然本身去寄托我們底希求。啊哈，安得萊，安得萊，這一切多美呀！這太陽，這天空，所有我們週圍的這一切，一切，全是多美呀！可是你還憂愁，可是想想罷，

如果在此刻，有那麼一個你心愛的女人，你們倆手牽着手，如果那手和那整個的女人全屬於你，如果你不是用着你自己底眼睛在看，卻是用着她底眼睛來看，不是用着你自己底孤寂的心情在感，卻是用着她底心情來感——怎麼樣呢，安得萊？那麼，自然就決不會教你憂鬱，也決不會教你惶恐，而你也就不會來觀察自然底美了；自然牠自己就會歡樂起來，歌唱起來；牠自己就會回響着你底歌聲，因為，在那時節，你自己就已經給那啞口的自然賦予生花的舌頭啦！

蘇賓跳起來了，來回走了兩次，可是伯爾森涅夫卻垂着頭，臉上浮出了一抹淡淡的紅暈。

『我可不能完全同意你，』他開始着；『自然，他並不單單給我們暗示着……暗示着……愛情。』（他不能立刻說出「愛情」這個字來。）『牠也威脅着我們，牠也給我提醒着那可怖的……是的，不可解的神秘。牠可不是命定地要吞沒我們，不斷地要把我們吞掉麼？在牠裏面，有生，也有死；在牠裏面，生和死底消息，是一樣地震響着的。』

『在愛情裏，也一樣有生也有死的呢，』蘇賓插說着。

『並且，』伯爾森涅夫繼續說着，『當我，比方說，站立在春郊底森林裏，碧綠的草地裏

的時候，當我似乎微聞奧伯朗 ●底仙角底羅曼蒂克的鳴聲的時候（伯爾森涅夫，當他說着這樣的話的時候，覺得有點兒羞愧）『那也是——』

『那也就是愛情底渴慕，幸福底渴慕，如是而已！』蘇賓叫着。『那種仙樂，我也知道的，在林蔭裏，在森林深處，或者在田野裏，當黃昏來到，夕陽沈落，河流底薄霧從矮林後面升起的時候，我也同樣感覺着慵倦和期待。可是，無論是森林，是河流，是天空，是田野，或是每一朵雲，每一根草，都使我期待着，希求着幸福；在所有一切裏面，我都感覺着幸福底臨近，幸福底呼聲。』啊，我底上帝——光明而愉快！我就用這樣的句子開始過我生平惟一的一首詩篇；老實說，這第一句可真夠偉大啦，可是我怎麼也湊不上第二句來，幸福！幸福！祇要我們還有有生之年，祇要我們底肢體還能運用，祇要我們還在走着上山路，不是走着下山路滾牠的罷！』蘇賓繼續說着，忽然熱烈起來，『我們還年青，我們不是傻子，不是怪物，我們自己來爭取自己底幸福罷！』

他搖了搖他底頭髮，以一種自負的，幾乎是挑戰的神氣凝望着天空。伯爾森涅夫也抬

起眼來，望着他。

「真的沒有什麼比幸福還崇高的麼？」他輕輕地說了。

「是什麼呢，比方說？」蘇賓問着，忽然停止。

「比方說，你和我，像你所說的，都還青年，也可以說，我們都是好人，我們兩人都希求着自己底幸福。……可是，「幸福」這字，可是一個能夠使我們聯合，給我們熱情，讓我們互相握起手來的字嗎？牠難道不是一個自私的字，我是說，難道不是一個使人分離的字麼？」

「難道還有什麼使人聯合的字？」

「有的——很不少呢，你自己當然也知道牠們的。」

「嗯，是那些？無妨試說一二罷。」

「比方說，藝術——因為你是個藝術家——還有祖國，科學，自由，正義。」

「愛情呢？」蘇賓問。

「愛情，當然，也是個使人聯合的字，可是，卻不是你現在所渴望的那種愛情：不是那種爲了享樂的愛情，卻是自我犧牲的愛情。」

蘇賓皺了皺眉。

『對於德國人，那是很好的；可是我卻祇要爲自己而愛；我所要求的是惟我獨尊，是做第一號。』

『第一號，』伯爾森涅夫重複了。『可是，依我看來，我們底生命底整個意義，倒不是自我第一義，反是把自我放在第二義呢。』

『如果每個人都照着您那高見做去，』蘇賓說着，做出了一個可憐相的怪臉，『那麼，世人誰也不會喫波羅蜜啦；誰都會把牠們奉給別的人啦。』

『老實說，波羅蜜可也不是不可少的；可是，你別着了慌罷：高興從別人底口裏把麵包搶出來，放到自己口裏去的人，這世界上也會有不少的呢。』

兩位朋友暫時之間沈默了。

『前不久我又碰着英沙羅夫了，』伯爾森涅夫開始着。『我接過他到我這兒來；我很想把他介紹給你……和斯塔霍夫家族。』

『誰是英沙羅夫？』英沙羅夫，是啦，可是你跟我說過的，那個塞爾維亞人，或者保加利亞人，就是那愛國志士嗎？可不就是他那些個哲學思想灌到你底腦子裏來的？』

『也許是吧。』

「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聰明天才？」

「聰明……天才……那可難說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不嗎？那麼，有什麼了不起呢。」

「你將來會知道的。可是，現在，我想我們該走了吧。安娜·華西列夫娜也許在等着我們。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兩點了。走罷。多悶熱！這次談話把我底血液都弄得翻騰起來了。你呀，你也總有一個時候……我可不是白白地做了一場藝術家家的呢！什麼事我都看在眼裏了。照直說罷，你心眼兒裏可有了一個女人……」

蘇賓本想窺探一下伯爾森涅夫底臉面，可是他卻已經轉過身來，走出林蔭去了。蘇賓跟着他，異常瀟灑地移動着他那雙小巧的脚。伯爾森涅夫拙笨地走着，聳起肩膀，頸項也向前突出；可是，雖則如此，看起來，他比蘇賓到底顯得有教養得多；如果「紳士」這字在我們中間不會被濫用得那麼俗惡化了，那麼，我們也可以說，他比蘇賓是紳士得多的。

